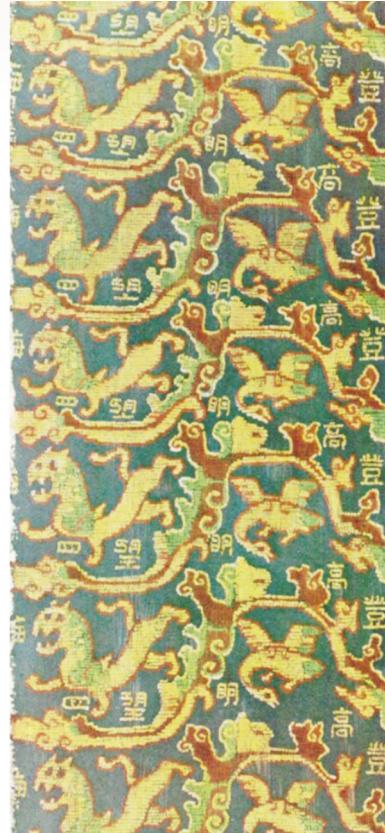


1995年，我国考古人员在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汉代夫妻合葬墓，墓主人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王室。其中，男性墓主人的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明艳、纹样奇特的织锦护臂，上面清晰地织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墓所出的另一块裤子形小片残锦上，也织有“讨南羌”字样。经现代科技检测，这两片织锦残片来自同一块整张锦。



## 织锦里的汉代中国

▲青底“登高望明四海”锦(汉)。

“五星”即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和辰星，分别对应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据《史记·天官书》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古人认为，将天球从子午位中分，五星聚集于子午位以东，对中国有利；聚集于子午位以西，则对外国用兵的一方有利。因此，五星聚也就是五星连珠的现象在东方出现，被誉为大吉之象。

这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图案分布沿纬向从右向左渐次展开，以山状云为骨，其间穿插鸾、鹤、辟邪、虎的图案，锦中织有铭文及红白两色同心圆纹。目前存世的西汉织锦主要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等地，其中尤以马王堆为盛；东汉织锦则大多出土于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已发掘的西汉墓中，云气动物纹锦多以刺绣为载体，织锦的色调与构图比较简单，到了东汉，云气动物纹锦的艺术效果得以飞升，不仅配色大胆强烈，构图也充满想象，造型极具张力，线条流畅，气势恢宏，尽显汉朝威仪。

汉锦通常都是经线显花的平纹经锦，受此织造技术所限，这类织锦纹样的纬向循环一般明显大于经向循环，单个循环的高度基本在9厘米以内，宽度则往往达到幅宽的三分之一，甚至通贯全幅。目前存世的西汉织锦主要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等地，其中尤以马王堆为盛；东汉织锦则大多出土于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已发掘的西汉墓中，云气动物纹锦多以刺绣为载体，织锦的色调与构图比较简单，到了东汉，云气动物纹锦的艺术效果得以飞升，不仅配色大胆强烈，构图也充满想象，造型极具张力，线条流畅，气势恢宏，尽显汉朝威仪。



## 中国山水文化及首饰设计

中国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山水作为通达这一核心的重要法门，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栖居之地。寄情山水也是中国文人在为官苦闷时追求精神回归的手段之一，山水画、山水诗、山水文学、山水景观等文化艺术载体应运而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都别有韵致、耐人寻味。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与山水的关系不全在于将肉身投至山野的怀抱。文人认为单纯依靠视觉或其他感觉是不行的，死盯着具象的一山一水也是不够的，对世界精神的体悟，心比眼要重要得多，哪怕眼前不见，心中也要存着山水。比如造极于宋元时期的山水画，即源自文人对于这一精神创造的高度自觉。它在诞生之初就脱离了对山水进行客观描绘的写实画法，而更加注重游遍山水之后精神世界对自然的外化与重组。所以，山水画的“山水”，不等同于一山一水的真实自然，而是对自然的艺术化处理。

今天，重提中国山水文化和它的创新设计具有特别的意义。以“山水”为题的新中式当代首饰设计，则期望在回溯传统中找到中国古人看世界的方式与视界，从而既可以充分借鉴中国文化的物质形式，也不再拘泥于从形式到形式的创作，而是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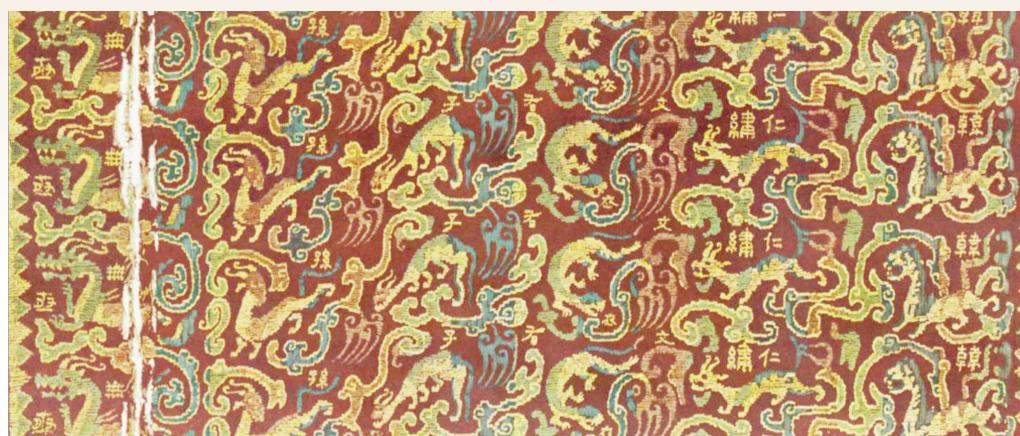
的民族认同感有直接关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除了“山水”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因子，期待在当代新中式首饰设计中得到探讨和实践。同时，如何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中国青年，并使他们对民族身份和文化自信保有深刻认知与认同，为世界艺术设计贡献东方智慧，也是摆在当代艺术教育面前的时代课题。

新中式首饰的设计者由传统山水观开启设计思路，在真实的山水接触中体会古人创作诗文图画时的心情和意境，当他们面对自己的设计主题时，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便像一层审美底色一样固守在那里，当代艺术首饰在形式上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则为这层底色增加了很多可能性。设计者可从内在改变自己看世界以及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他们既可以将材料处理得很低调，也可以将不同角度的视觉画面组织在一件作品上，还可以将首饰设计与衣服穿搭和行为互动联系在一起。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且不断焕发勃勃生机，与坚韧的文明底色和国人



绿底“长乐明光”锦(汉)。



红底“韩仁绣文衣右子孙无极”锦(汉)。

此类云气动物纹锦在用色上充分体现当时盛行的五行之说，除去西汉时期一些极其简单的二色、三色锦之外，配色几乎全部为五数。《周礼·考工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采备，谓之绣。”汉代织锦受此影响，多用绿(代

青)、红、白、蓝(代黑)、黄(五色织成，分别对应木、火、金、水、土五行，故有“五色锦”之称，锦面或以蓝色为地，暖色显花，或以红色为地，冷色显花，明艳欢快，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间以铭文，字句直抵心灵。

汉代锦纹上，通常以穗状、山状云气撑起骨架，营造出连绵起伏、虚无缥缈的流

云仙境，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唤起无数联想。历史虽故，华服耀今。织锦的纹样就像一面照见历史的镜子，反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气象和人文气度。织锦里的汉代中国，既有仰望苍穹、豪气干云、“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家气魄，也有俯察方仪、恩泽天下、“长乐未央，明光普照”的苍生大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

(据《中国民族报》)

## 清道光粉彩白菜莲藕瓷盘



这件清道光粉彩白菜莲藕瓷盘，胎质细腻，釉色均匀，色彩明丽，构图严谨，凸显了道光时期粉彩瓷的艺术特色，是道光时期粉彩瓷的精品。

此盘葵口，圆唇，折腹，近足内折，矮圈足。盘内底部为莲蓬纹，八瓣粉色莲叶自然内收。莲蓬到口沿间，分两圈满布白菜纹，外圈均匀绘有大小白菜32颗，2只蝴蝶与2只昆虫和1只蚕宝宝悠闲地停在上面。内圈绘大小18颗白菜，停有2只蝴蝶和2只昆虫。盘外壁白地绘有4个红色蝙蝠图案。白菜谐音“百财”，白菜叶子青色，还有“长长久、做人清清白白”的寓意；蝴蝶取“福”“耋”谐音，寓意“福寿”；蝙蝠寓意“幸福”。这件瓷盘纹饰众多，每一个都有美好的寓意，是我国吉祥文化的重要体现。此瓷盘是生活中常用的生器皿，配色清新雅致，色彩鲜明，以绿色为基调，盘内以嫩绿色为底，叶子为青绿色，莲蓬芯为粉绿色，再加上白菜茎的葱白色，莲叶、蝴蝶的粉色，昆虫的黑色为点缀，让整个盘子的色彩生动且富有立体感，极具观赏性。

粉彩在清雍正年间成为景德镇瓷器的主流，到乾隆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技艺水平，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流行不衰。粉彩瓷所具有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是2000年来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是从中国独特文化氛围的母体中诞生的。光影协调、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清代含蓄内敛、温柔敦厚的个性气质。

(据《联谊报》)

## 西夏褐釉剔花海棠纹梅瓶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着一只西夏褐釉剔花海棠纹梅瓶，高37.3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9.7厘米。梅瓶整体呈淡黄色，施褐色釉，嘴巴不大，短脖子，长肚子微鼓起，平底。腹部中间剔刻有一组海棠纹。剔花技法就是在器物坯体表面施釉后刻画纹饰，然后将纹饰以外的釉面剔去，露出胎体，再施以透明釉，使釉色与胎体部分形成强烈反差，凸显主题纹饰的立体效果。

梅瓶因造型秀美，又被称为美人瓶，是对中国古瓷中小口、短颈、丰肩、敛腹一类造型瓷瓶的总称，属盛酒器，后来逐渐转化为观赏器，同时也作为随葬品使用。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宋代时创烧，称为经瓶，明代之后才称为梅瓶。

西夏褐釉剔花海棠纹梅瓶使用的剔花技法就是西夏黑褐色釉瓷器中最常用的一种，始于北宋磁州窑，就是在器物坯体表面施釉或化妆土后，刻画纹饰，将纹饰以外的釉面或化妆土层剔去，露出胎体，以釉色与胎体部分相对比，形成强烈反差，凸显主题纹饰的立体效果。

(据《内蒙古日报》)

## 唐代白釉双龙耳瓶



唐代白釉双龙耳瓶，高42.7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0.9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该双龙耳瓶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颈上突起5道弦纹。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留住口沿。

双龙耳瓶是唐代流行的瓶式，除白釉外还有青釉、唐三彩等品种。此瓶施半截白釉，形制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端庄典雅的形体展现了大唐盛世的神韵。

(据《人民政协报》)



流苏。  
(据《中国文化报》)